

越喝越濃的時光——淺賞侯孝賢的〈咖啡時光〉

觀賞本片，正如同看張曼玉得獎作品〈錯得多美麗〉的經驗，只看一遍往往味同嚼蠟，不知真味何在；直等到再三咀嚼，回甘之樂才源源不絕，嘆賞不置！

比如：張曼玉終於下定決心不再依賴藥物抗毒癮，並將藥品、處方箋悉數拋出黑夜的車窗外；鏡頭跳至車外，我們遠遠目送，電車「轉了個彎」——兩者間可作何聯想？

品題

咖啡，其味不多種，品飲者感受萬千：有人以之遣興當作一種幸福，有人刻意不糖不奶只偏好任性的苦澀，有人小心節制，一天一杯以防骨質疏鬆流失，有人縱情酣飲而嚐盡深夜獨醒之況味。

咖啡之於人生，豈可單純以廣告常美化的浪漫意境來窄化它？

片名取斜玉旁的「咖啡」字形而不用較舊的口部：是依從女主角的時代感，有新潮自我標立的象徵？或者，取其純粹之堅持，溫潤之平實，不論是品味人生或觀賞本片皆不宜只從感官出發——從精神層面，也能玩賞咖啡所提煉的時光醇濃？

第一鏡

請看第一個鏡頭：不知是清晨或黃昏，天光微醺，電車纜線與縱橫向前的軌道一同引導乘客快速回家或離家。鏡頭如夜幕如閉目般，漸漸黑到不可見……

這個鏡頭預告了以下的電影風格將只說片段，不全部說盡說死，說得太露。

電車，載回了倦遊的女主角，卻載不回以往父親愛嬌全屬的小女兒，也載不回阿肇原本以為可以長治久安的男女「好友」關係（她竟懷了別人的孩子！）。世事往往如此：比如，當我們目睹電車疾馳過畫面，滿以為那是當下，短暫中，一切仍可穩穩掌握住，那從過往到當下的一切。按理，在短暫時光裡，任何事不應該有變，或沒有可能轉捩成鉅變。

卻沒想到世事難料，往往說變，就變。

當劇變震盪漸去，恍神一陣，再定睛細看，一向藏在「生活電車」那鐵殼般攻不破的空間裡，似乎，連空氣都略略走味了，是一天又一天，偷偷地，不一樣了！這精細的品察，老早便是日本「電影之神」小津安二郎後期的電影常常念念不忘的社群主題，無奈當時大家讚賞之餘都視而不見，只當又看了場感人的好電影（多像我們早年看「新電影」的無知和無識）。

而侯孝賢此片，彷彿接續小津對日本社群的精密觀察。素好簡練的他快人快語，僅以女兒的一句話：「我懷孕了，但我不會結婚」，一舉終結了開場以來靜好

的氛圍；而又在說完這句話後，繼續呈現人事物的原軌運作（如預定好的闔家掃墓、女主角和以前一樣上咖啡店、參加與日俱增的故人葬禮）。編導試圖以此單一事件來檢驗、來證明：小津以前點點滴滴說「日本在變」（其實是整個世界在變），是否虛言過甚？

而結果，時光不同於咖啡，變味自然是肯定，而且比小津所見以往更加不遑多讓。試想，「先上車」的女方竟放棄要求男方補票的當然權利？在傳統家庭中，身為父母對此還無從置喙！小津那年代的親子互動或女權提昇，又何至於烈變到這步田地呢？

不過，侯導和小津一樣溫柔敦厚，片中洋溢溫柔的親情友誼，甚至是有些刻意在鉅變後，原封不動地「保鮮」著——可是，循著女主角四處採訪旅日的臺灣音樂家江文也的足跡，一步步、一幕幕，日本人事物的今昔已完全改貌了。君不見開場第一鏡，電纜長線橫貫畫面，一道道銳利切割著原本完整崇高的天穹？儘管江文也的音樂依然美好，當年他可能走過的拱橋，楊柳依然孃孃娜娜垂侍著。

然而，倥傯的腳步是不思不想的，還是喝每天必喝的咖啡、欣賞老天爺慷慨揮毫的晨曦夕照，電車還是一站一站地巡禮人間現世，一站一站地，斬截、啣接無量數的因緣聚、和散……

第一鏡的提示貫串了全片。

天倫之愛

藉本片，侯導用父親形象的崩解和小津的電影（或日本觀眾）作對話。

一開始，父親對女兒的寵溺是毫不掩飾的：豔陽天到車站接女兒，卻迫不及待站在轎車外守候，又不時地向車站月台眺望；接著他主動迎接出站的女兒，接手女兒拖提的行李，他主動笑問女兒是否多住幾天；回到家父親也不要求女兒下廚幫忙繼母，女兒不吃飯也不忍喚醒讓她睡個飽……種種細節在在傳達一種日本父親的新形象。可他對孩子的繼母卻又是傳統日本大男人的作風，茶來伸手飯來張口，看報看電視，喝酒配小菜，一如小津電影的男人盡到他該有的「本份」。

這兩樣態度遇到女兒懷孕時，卻使身為父親的他，完全提不起，也放不下了。

身為父親替她著想，當然該阻止她做傻事，卻又絕不願和固執的女兒爭吵而破壞感情（畢竟從四歲便被生母拋棄，很可憐），儘管繼母明說暗示，父親山一般壯碩的背提懸著低垂微嘆的表情，吶吶欲言，又止住，低頭喝酒。這時的他，再也不是小津電影中一句話就可以左右女兒言行，甚至一生幸福的「多桑」了。

愛女兒隱忍到這樣的程度！那獨飲的掩飾、那緩緩停杯於桌、那緊抵的忍、那垂眉的痛，比怒斥不孝、比滔滔雄辯更加教人動容甚或同情了。

當女主角行經街道，熙來攘往多少老老少少，類似的故事是否曾在或正在他們身上發酵進逼中？

或是老一輩的，早已如同李安〈喜宴〉劇終時的父親，乖乖「舉手」投降了。

男女之愛

阿肇的第一次出場是通過電話。在女主角剛回國即來電問候，時間拿捏之準，其殷勤懇切，曲曲折折地表達對她的愛。此外，另一通夜電，他才聽完女主角說夢中事，就去找來可能相關的童話書，這麼關心！電話不通，連忙到府探視，也不在意發燒中的女主角繼續昏睡，根本不在意他來或不來，這也是關心。乍聽女主角懷孕，表面不動聲色，依然詳細把找來的資料放在桌上，眼神專注似乎好多話要問，而女主角竟然不察（或者有意不面對），連忙看著地圖，又跑去櫃臺問咖啡店主人地圖的事，幾乎讓我們忽略阿肇介紹資料時的語氣低落、笑容不再，心情和之前的開朗悠哉，明顯急轉直下了。

這一場戲快結束前，若有若無地，他悄悄探了她一兩眼，唉，跟她的父親一樣也是欲言，又止，曲曲折折——心情吶，該怎麼說啊！

愛，使人剛毅木訥？

通過父愛、情愛，侯孝賢精準地顛覆了日本「男人」的形象。

咖啡店與書店

如果說咖啡是大地的陽光記憶，書是月光的備忘錄，則咖啡店與書店，便是你我與流光、記憶共同流連棲遲的夢土。

在片中，咖啡店的窗玻璃很有意思，它可以是繁複裝飾之外的一塊塊生活留白，也可以透視如稿紙格式，任憑樓下捷運熙來攘往的芸芸眾生自行去撰寫，或刪改。有了它，跡近清貧的女主角便可以在狹仄的起居室之外，一舉坐擁芳香、音樂和華麗青春的寫作平臺。

無獨有偶的，在舊書店的城堡裡，大派如男子阿肇也可以篤坐穩定，像極了牆上那口老鐘，任憑都市車流波光扎眼，瞬息萬態，只消大隱藏人海，可一點不覺有何侷促或委屈。

音樂家江文也據說曾駐足某些書店或咖啡店。在尋訪過程中，我們不斷被轟隆隆、亂匆匆的人車陣仗纏縈不放，連殷勤陪伴女主角的阿肇，我們都有點擔心他被都市追逐競化的人潮所區隔，而和伊人漸行漸遠。

啊，無情乾燥的時代，絕無桃花依舊的春風神話，即使是在保存傳統最不遺餘力的日本文化首善之區。

江文也與女主角

打從男女主角一見面，江文也的鋼琴舞曲就不時滲透進來，彷彿在替內斂的阿肇說盡心事，又有時是女主角潛意識對音樂家的嚮慕（比如在和江文也妻子通電話時；又比如親手撫觸江文也照片後步出咖啡店，行經楊柳絲絲弄碧的拱橋上）。

激情跳宕的琴音自是平實的老父、沉穩的老友阿肇所難以體會了然的。個性獨立的她堅持懷孕不婚，未必是對童年失去母親的自我補償，卻很可能是藉此孤

意獨斷獨行，攀爬她一生最艱難的山巔來落實與音樂家性相近似的浪漫情懷。

很傻，是吧？就像阿肇的電腦繪圖中那蜷縮卻極想錄下「子宮」外電車過往「證據」的赤子，似乎在證明我在，我來過，我愛過，不管時空現實是否允准我。

一如江文也人在日本、中國東北，依然創作以臺灣為主題的動人樂章。

一如不被國人全解的「票房毒藥」侯孝賢先生。

最後一鏡

阿肇電腦描繪的電車盤纏疊沓，現實裡真個存在！

最後一鏡，鐵道三層，高低上下、方向迥異的電車竟然同時間交疊通過，卻又是不遲疑、不沾滯，不稍作留戀，各奔前程去也。

人生中的偶然交會，若有光芒傾心交付，你我可能，永遠寶愛不忘？

不知啊。

若仍要問，去問車軌下無聲流去的那渠時光的忘川或記川，去問溝渠兩岸新舊對峙又相互凝視的高樓矮舍，它們都是車中人的見證，見證時光的倒影在停駐清閒間，乘客上下、杯中起伏，即使是愚騷的童話也彷彿，一頁頁可鑑、一夜夜可解……

最後一鏡，總括全片要旨。

片尾曲

女主角的清健歌聲在獨白後揚起，呼應她第一次出場時的蟬響熱烈（本片選擇夏天拍攝或許有其寓意）。鏗而不捨的浪漫，不正是年輕人最可貴的志氣？這不禁讓人想起侯導早年「風櫃來的人」的結尾：往事隨風，把握當下吧！

是的，小津的美好時代縱然已矣，來者仍可去追啊。